

王 毅
盛瑞裕
+ 欧阳代发 +



大
观

狐
精
故
事

中
国

I242
215

中国狐精故事大观

王毅 盛瑞裕 欧阳代发



中国狐精故事大观

王毅 盛瑞裕 欧阳代发

责任编辑 龙纯曼

*

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昌喻家山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.25 插页:2 字数:490 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23 000

ISBN 7-5609-0836-5/I·29

定价:13.00元

(鄂)新登字第10号

广集朝野典籍之玄妙记载
一展幻想文化的神奇风姿

观狐精故事演变轨迹
品社会人生苦辣酸甜

历史全景的折光反映
民族智慧的灿烂结晶

气幽情长 旨趣深远
异彩纷呈 齿颊留芳

前 言

狐狸，作为一种动物，除了皮毛可取之外，其实十分平凡。它既不像大象那样魁伟，也不像老虎、狮子那么威武，豹子那样剽悍，更不像熊猫那样珍奇。人们说它狡猾，在一些寓言和传说故事中，甚至把它视为奸狡的化身，但它的灵性也超过不了灵长类的猴子。根据动物学家的记载，它的寿命至长不过十三四年，根本不会活到百岁、千岁，更不会成精、“通天”。但是说也奇怪，狐狸进入文学领域，成为文学中的主人公，在动物中其频率最高。在世界各国文学中，几乎都能见到它们频繁出入的身影。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当中，它更是显得神奇得很，怪异得很。譬如说，在严肃的文字学专著《说文》中，就对它作了如此介绍：

狐，妖兽也，鬼所乘也。有三德：其色中和，小前大后，死则首邱。

它被看成“德”与“妖”的综合体，而且与鬼为邻，为鬼所乘，这岂不是十分怪异和神奇么？在传为晋代郭璞所写的《玄中记》中，它更是妖气十足：

狐五十岁能变化成妇人，百岁为美女，为神巫，或为丈夫，与女人交接，能知千里外事。善蛊魅，使人迷惑失智。千岁即与天通，为天狐。

所谓“天狐”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狐仙”，它已彻底脱却毛皮囊，出凡入圣，供职天庭。在它的面前，人们也不免自愧不如了。

古代的狐精故事和传说，对狐精有褒有贬。一般说来，贬多于褒，《玄中记》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。但也有例外，譬如《白虎通》上就有这样的说法：

狐死首邱，不忘本也；九德至，则九尾能得其所，

子孙繁息；于尾，明后当盛也。

就有褒无贬。类似的例子还有郭璞《山海图经·九狐赞》：

青邱奇兽，九尾之狐。有道翔见，出则衔书。作瑞

周文，以标灵符。

这简直把九尾狐说成了像麒麟那样的“仁兽”、“瑞兽”。就是这样一些九尾狐，它既可以变成贤德的夏禹王的妃子涂山氏，也可变成残忍荒淫的亡国之妃妲己！它既可以是淫妇所化的阿紫，又可以是守身如玉的烈狐！林林总总，种类万殊；变化多端，面目各异；来去飘忽，骇人心志：狐精故事的这类特点，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。这就无怪乎从古到今，从老到少，人人都喜爱“谈狐说鬼”。

中国的狐精故事，渊源最早，流传甚广，内容丰富多样，手法时有更新，成就也最高，在世界的“狐狸文学”中可以首屈一指，甚至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无与伦比。这类故事最先在人们的口头传说。最早见于文字记载，大概在战国末年，《吕氏春秋》中就提到涂山九尾白狐，而且称之为“涂山氏之女”，还让她作了“候人猗兮”之歌，表示了对夏禹的相思之情。这可称为九尾白狐人化变形之始。在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之中，它们已开始活跃，即使是粗陈梗

概，却也颇见神异。到了唐朝，狐精故事随着传奇的兴起而兴旺发达。根据唐人张鷟《朝野僉载》的记载，当时北方流传着“无狐魅，不成村”的谚语。所谓“狐魅”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狐精。这则谚语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供奉狐仙的民俗风尚，而且道出了唐代狐精故事繁荣昌盛的原因。宋朝初年所编《太平广记》，其中狐精故事就有九卷之多，共七十二篇。虽不能说唐以前和唐代的狐精故事都搜罗无遗，但见诸现存笔记小说中的篇目，遗漏的并不太多。在七十二篇中，六分之五是唐人的作品，唐以前的狐精故事仅十二则，而且都篇幅短小，情节简单，一般只有一个故事梗概，和唐代的狐精故事相比，不仅数量少得多，而且质量也差得多。所以我认为狐精故事的人化变形艺术莫基于汉朝，而成熟于唐代。

“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狐精故事的人化变形艺术的成熟，是和唐传奇的发展同步的，是“志怪”与“传奇”相结合的结果。唐朝早期的传奇，如王度的《古镜记》中所写的那个名叫“鸛鵲”的女狐精，虽“犹有六朝志怪流风”，但与六朝志怪中的狐精，仍有明显的差异：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要丰富得多，在她身上几乎概括了当时下层妇女的人世经历和感受，这在唐以前的狐精故事中是不曾有过的。这个狐精，语言便捷，通达世情，在长期受侮辱、受损害以后，已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，对神权尤其畏惧。作者表现了她的这种性格特点，在人化变形方面，确有明显的进步。在神奇的古镜出现之前，她混迹人群，不露“破绽”，不露尾巴，这也可以看出在人化变形方面，这篇传奇已远远超出了志怪小说。

谈到唐代的狐精故事，我认为有一本书、一篇作品特别值得提出来一谈。我所指的一本书，那就是唐肃宗至德年间戴孚所写的《广异记》。这本书不仅收录的狐精故事最多（三十二篇，几乎占现存唐代狐精故事的一半），而且它标志着狐精故事由“志怪”到“传奇”的过渡，显示了狐精故事的发展变化。本书中所选的《李麐》、《李参军》等，就都是适当的例子。我所说的一篇作品，那就是唐代中叶以后沈既济所写的《任氏传》。这篇作品是中国狐精故事传奇化的奠基之作，它为蒲松龄的狐精故事开拓了一条宽广的文学道路，提供了可贵的文学经验。它既保留了狐精文学神秘化的某些特征，又标志着狐精故事人化变形艺术的最后成熟，显示了狐精故事中的“人性”超越了“狐性”和“神性”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贴近了。它对后代文学的影响，特别是对后代狐精文学的影响，是十分巨大的。

到了宋、元、明三代，狐精故事的发展，似乎处于停滞时期。《任氏传》开创的狐精文学的新传统，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，有些作品仍然回到了志怪的老路。虽然也有好的作品，但数量并不太多。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李宪民《云斋广录》中的《西蜀异遇》。这篇作品继承了《任氏传》的传奇化、人化变形化的特点，又保留了较多的志怪性。同时它包含了较多的诗、词、文，这对明朝传奇小说也很有影响，或者说它开了这类小说的先河。

狐精文学的全盛时期是清代。狐精故事的精品，绝大多数产生在这个时代。狐精故事的人化变形的艺术，至此已登峰造极。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不仅是文言短篇小说

的文学高峰，同时也是狐精故事的文学高峰。蒲松龄“用传奇法以志怪”的艺术经验，哺育了同代和后代的狐精文学的作者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之后，谈狐说鬼竟成了一时风尚，而仿效《聊斋志异》的文言小说，曾大量涌现。紧跟《聊斋志异》之后的，有和邦额的《夜谭随录》、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、沈起凤的《谐铎》、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浩歌子的《萤窗异草》、乐钧的《耳食录》、曾衍东的《小豆棚》、俞蛟的《梦厂杂著》，等等，等等。后出的那就更多了，如吴炽昌的《客窗闲话》、宣鼎的《夜雨秋灯录》、李庆辰的《醉茶志怪》、许奉恩的《里乘》、王韬的《遁窟谰言》和《淞隐漫录》，等等，等等。它们后先辉映，共同描绘出一个狐精充斥的奇妙的幻想世界，显示了狐精文学的空前发展。

清代文言小说的作者，之所以“更驰情于幻渺，竞涉笔于荒唐”，“说鬼搜神，事不必问其虚实；探蹟索隐，文不必嫌夫诡奇”，这决不仅是因受到了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巨大影响；也不仅是因为文人好名心切，而乐于“舒广长之舌，斗镂雕之心”；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闲得无聊，“而喜与二三友朋，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谭鬼，坐月说狐，稍有匪夷，辄为记载”。究其根本原因，不能不说是时代使然。具体地说，是清代的高压政策，特别是从雍正以来的接连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文字狱，迫使人们不能不采取列宁所说的那种“伊索式的语言”。也正如清代杨光仪在诗句中所表述的那样：

事有难言聊志怪，人非吾与更搜神。

所以我们读清代的狐精故事，要有历史的眼光，要用时代

的观点对它进行观照,而不要被它的光怪陆离的形式弄昏了自己的头脑。蒲松龄称自己的《聊斋志异》是“狐愤之书”,这是很耐人寻味的。

狐精故事受到了古代动物寓言故事的影响,而且始终保持着寓言的某些特征。因此读狐精故事,还要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譬如说,本书中所选的吴沃尧的那篇《狐医》,就是借“医人”以喻“医国”,表达了作者改革政治的思想。又譬如说,狐精故事中谈情说爱的篇目很多,这不仅仅是因为谈情说爱是人生的重要课题,也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想投合读者的胃口,而是对封建社会的“谈性色变”的理学禁锢的冲突。它常常告诉人们:人应当有自由的爱情,人应当像狐精那样不顾礼教禁锢,大胆地去争取这种爱情。当然,借狐精故事宣扬封建礼教的,也时有所见,这就要求我们有比较、有鉴别。

狐精故事,最初和“万物有灵”的宗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。早期的志怪小说,就是为了“发明神道之不诬”;那时的狐精故事,自然也不例外。但从“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”之后,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,狐精故事的宗教意识已被大大削弱了。虽然它依然依托着“万物有灵”这个思想框架,但它骨子里实际压挤了拜物思想,仅保留了神秘文学的某些形式特点,来吸引和激动观众,让人们享受一种特殊的文学愉悦。如果完全打破“万物有灵”论,狐精文学也就不存在了,那就只能写《狐狸饲养法》、《狐狸分类学》。有人说“狐精故事宣扬迷信”,错误就在于过分看重了这个思想框架,而忽视了它的文学本质。当然,狐精故事涉及的人类文化、思想是十分复杂的,在这篇前言中我不可能

展开论述,我倒希望有人写出一本《中国狐文化》的专著。在我看来,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“狐文化”不仅可与“神文化”、“鬼文化”鼎足而立,而且较之“神文化”、“鬼文化”更具有中国特色。因为“神文化”、“鬼文化”世界各国都有;中国的“神文化”、“鬼文化”有部分内容还是从国外进口的。但像中国那样的“狐文化”,如此长盛不衰、流传广泛,这在世界上恐还找不出第二个。

说到本书,我们倒自认为它适应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:对喜爱谈狐说鬼的人来说,这是第一部优秀狐精故事的汇编,提供了许多隽永的话题,一书到手,够他们侃上十天半月,而且还能保证他感到津津有味;对文学研究者来说,这是一部狐精故事文学系列资料丛书,利用这些资料,可以从事多种课题的研究;对民俗学者来说,这书中提供了许多民风、民俗的实例,可以供他们分析、解剖;对一般文学爱好者来说,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、趣味很浓的文学名著,书中的故事令人神往,向你展示了一个奇幻的、惊险的神秘世界,颇有刺激性、启发性。谓余不信,请尝试之。

王 毅

1993年2月15日

目 录

东汉·赵晔《吴越春秋》	1—2
涂山氏(1)	
晋·葛洪《西京杂记》	3
栳书墓中白狐(3)	
晋·干宝《搜神记》	4—6
张华(4)	
南朝·刘敬叔《异苑》	7
胡道洽(7)	
唐·戴孚《广异记》	8—16
李膺(8) 李参军(11) 焦炼师(15)	
唐·牛僧孺《玄怪录》	17—20
华山客(17)	
唐·牛峤《灵怪录》	21—24
王生(21)	
唐·牛肃《纪闻》	25—27
叶法善(25)	
唐·张读《宣室志》	28—30
三狐争治病(28)	
唐·裴铏《传奇》	31—34
姚坤(31)	
唐·沈既济	35—48
任氏传(35)	
宋·李昉《太平广记》	49—54
李令绪(49)	

- 宋·洪迈《夷坚志》…………… 55—62
 宣城客(55) 谭法师(58) 衢州少妇(61)
- 宋·李宪民《云斋广录》…………… 63—77
 西蜀异遇(63)
- 元·无名氏《湖海新闻夷坚志》…………… 78
 狐恋亡人(78)
- 明·李昌祺《剪灯余话》…………… 79—83
 胡媚娘传(79)
- 明·陆粲《庚巳编》…………… 84—85
 谷亭狐(84)
- 明·冯梦龙《情史》…………… 86—87
 周府后山狐精(86)
- 明·冯梦龙《古今谈概》…………… 88
 狐假子路(88)
- 清·陈鼎《虞初新志》…………… 89—90
 烈狐记(89)
- 清·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…………… 91—205
 小翠(91) 娇娜(102) 婴宁(112)
 辛十四娘(126) 狐谐(140) 莲香(146)
 青凤(162) 凤仙(169) 红玉(179)
 张鸿渐(187) 贾儿(198)
- 清·和邦额《夜谭随录》…………… 206—250
 陆水部(206) 梁生(214) 红姑娘(226)
 崔秀才(231) 尤大鼻(243)
- 清·袁枚《子不语》…………… 251—256
 狐仙开帐(251) 狐道学(253) 狐祖师(255)
- 清·袁枚《续子不语》…………… 257—258
 兰渚山北来大仙(257)
- 清·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…………… 259—270

- 狐怨轻薄子(259) 狐精雄辩(261)
 董天士之狐妾(264) 守墓人与狐精(267)
 狐揭巫奸(269)
- 清·徐階凤 271—276
 会仙记(271)
- 清·沈起凤 277—280
 狐媚(277)
- 清·乐钧《耳食录》 281—288
 蜀商(281) 胡夫人墓(284)
- 清·长白浩歌子《萤窗异草》 289—362
 桃叶仙(287) 镜儿(295) 弱翠(308)
 青眉(318) 宜织(332) 春云(350)
- 清·曾衍东《小豆棚》 363—372
 金丹(363) 刘祭酒(366)
- 清·刘昌炽《客窗闲话》 373—391
 魏元虚(373) 无真叟(383)
- 清·金捧昌《守一斋笔记》 392—396
 狐女(392) 狐火记(394)
- 清·钱泳《履园丛话》 397—399
 朱方旦(397)
- 清·朱象贤《闻见偶录》 400
 智毘妖狐(400)
- 清·荆园居士《挑灯新录》 401—405
 狐女(401)
- 清·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 406
 狐戏客人(406)
- 清·袁洁《蠹庄诗话》 407
 南园狐(407)
- 清·朱梅叔《埋忧集》 408—411

- 狐妖(408)
- 清·李心衡《金川琐记》…………… 412—415
陈生(412)
- 清·俞蛟《梦厂杂著》…………… 416—420
胡承业(416) 狐报(419)
- 清·坐观老人《清代野记》…………… 421—425
方某遇狐仙事(421)
- 清·薛福成《庸盦笔记》…………… 426—431
北齐守宫老狐(426)
- 清·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…………… 432—446
千宅狐怪(432) 大虹村(435) 王宅狐祟(439)
壹朴斋(441)
- 清·贾茗《女聊斋志异》…………… 447—482
素娥(447) 彩凤(453) 玉桂(457)
铁簪子(465)
- 清·戴莲芬《醵砭轩质言》…………… 483—489
抚署狐仙(483) 狐船(486)
- 清·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、《夜雨秋灯续录》…………… 490—533
粉郎(490) 公道娘子(501) 除三夔(513)
瓶隐子(523)
- 清·李庆辰《醉茶志怪》…………… 534—557
狐伏妖(534) 柳儿(538) 阿菱(547)
- 清·王棫《秋灯丛话》…………… 558—561
李瞳负狐(558) 狐谈吐博雅(560)
- 清·丁治棠《仕隐斋涉笔》…………… 562—569
诗狐(562)
- 清·吴沃尧《我佛山人短篇小说集》…………… 570—572
狐医(570)
- 近代·林纾《林纾选集·小说卷》…………… 573—586

吴生(573)	计东甫(579)	
近代·王韬《遁窟谰言》		587—590
钟馗画像(587)		
近代·王韬《淞隐漫录》		591—631
萧补烟(591)	杨秋舫(600)	
徐仲瑛(610)	郑芷仙(622)	

涂 山 氏

夏禹年过三十，尚未娶妻。当他巡行至涂山的时候，担心自己年岁已大，婚姻失时，违背古人三十而娶的制度，便向人们宣称：“我决定要娶妻了，我想一定有人愿来应征吧。”

这个消息传出后，涂山上有个九尾白狐化的美女，自名涂山氏，前来应征。夏禹明知来者是位狐仙，不但不嫌弃她，反而高兴地对她说：“白色，正是我的服色。你身有九尾，正是王者的象征。涂山有支民歌：

缓缓白狐，九尾庞庞。
我家嘉夷，来宾于王。
成家成室，造我彼昌。
天人之际，于兹则行。

这不是明明说婚事大吉吗？”于是夏禹娶了涂山氏，并给她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女娇。

【原文】

禹三十未娶，行到涂山，恐时之暮，失其制度，乃辞曰：“吾娶也，必有应矣。”乃有九尾白狐，造于禹。禹曰：“白者，吾之服也；其尾九者，王之证也。涂山之歌曰：

缓缓白狐，九尾庞庞。
我家嘉夷，来宾于王。